

族群、边界和认同：历史人类学研究路径

刘显波 郑波

(云南民族大学 艺术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4)

摘要：历史人类学研究建立在历史学和人类学逐渐融合的过程，本文借用族群理论发展梳理出历史人类学研究的路径。人类学中的核心观点文化差异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而出现不同研究视角，族群理论的根基论和工具论逐渐在现代化中出现以建构模式阐述的认同理论。由此得知，在族群理论的起源和边界认同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同时推动了人类学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结构主义；族群边界和认同；建构模式

Ethnicity, Boundaries, and Identity: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LIU Xian-bo, ZHENG Bo

(College of Art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504)

[Abstract]The study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is based on the gradual integration of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This paper uses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group theory to sort out the path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research.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anthropology have emerged from different research perspectives. The foundation theory and instrumental theory of ethnic theory have gradually emerged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and the identity theory elaborated by construction mode has gradually emerged. From this we can know that the origin of ethnic theory an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boundary identity have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s]Structuralism; Ethnic boundary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e model

一、前言

人类发展至今累积了厚重历史，针对人类过往的社会发展和客观规律进行研究和探索产生的一门学科。历史学有着特定的空间、时间、科学、哲学和人性的研究范畴，与人类学有一定的共通之处。历史与人类学融合是随着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环境改变而促成的，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样式。本文借用族群这一观点，通过族群的边界和认同理论的发展和演变有关内容研究来试着探索历史人类学的有关研究路径。

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与发展

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人类哲学的研究和人类理性逻辑思维的探索体现出了人类学研究的方法和内涵。人类学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包含了众多人类关联的研究范畴。随着人类学研究方法与历史学科的结合，更加完善了人类学研究对于人类历史时期的叙述和考证，使得人类学脱离了完全依靠田野调查收集资料的过程，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也被越来越多学者运用在研究中，但是有关于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和研究路径演化却鲜为人们所了解。

历史人类学是从历史的角度对人类学所研究的科学、哲学、人性等内容进行进一步分析研究的学科。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结合了历史学的考证和叙述研究，同时注重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根据传统历史学中发展而来的历史人类学和传统人类学研究中演变的历史人类学分为以下两个研究学派：

1. 欧陆“年鉴”研究学派

1924年，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发表了《创造奇迹的国王们》

著作。该著作中针对历史的研究结合了人类学观点，研究了法国民众的风俗与信仰问题，标志着历史人类学融合的开端。1967年布罗代尔出版了《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成为历史人类学研究代表著作。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把结构主义引入历史人类学研究视角，对神话学、宗族以及食物准备这些现象进行了概括研究，挖掘出这些历史现象中深层次的文化结构。

随后法国兴起了年鉴史学派研究，改变了过去历史学与人类学研究各自独立的局面。年鉴史学派研究扬弃了传统历史学以历史事件为核心的做法，而是依托于过去历史学研究所忽略的档案、原始资料、口述史料和考古发现等进行对社会民众的生活文化展开研究，包括一个时代重覆出现的社会实践，如习俗、礼仪、心态、知识、机构、结构等。

2. 英美人类学研究学派

该学派强调人类进化论研究思维，所以往往形成一种思维趋势：即事先设计好一个时间框架，然后把所考察的有关民族的社会与文化放置在这个框架内加以衡量了解其先进性与落后性。

20世纪初，美国民族学家博厄斯（Boas Franz）提出了历史具体主义或历史特殊论主张，该观点被认为具备历史人类学研究特征。1938年博厄斯出版的《一般人类学》指出人类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文化发展阶段背后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也被认为是“历史人类学”概念的提出者。1940年代美国学派出现了建立在结构功能论基础上的平衡论，指变迁描述了体系破坏再恢复或者重建的过程。针对60年代形成的结构主义学说，人类学提出了批判，指出结构主义对于历史各种零散细节等归纳中深层次的结构框架没有考虑到人

类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化,忽略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英国人类学家利奇提倡过程与结构并重并且认为是构成社会结构的基础。他认为在人类学中对于历史研究应该首先了解人们理想中的社会平衡模式,然后考察现实中社会一体化的差异,其次回归历史现实中了解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平衡,并且明了这种平衡最终会引发社会—文化体系的变化。

总的来说人类学研究并不排斥历史学的引入,只是认为应该采用恰当的研究方式,因此对历史学研究中的结构主义功能持否定和批判态度。20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人类学研究正式进入历史人类学研究议题,二战后在英、美逐渐出现并于1970年代末后始成潮流,以孔博纳(Bernard S. Cohn)、萨林斯(Marshall D. Sahlins)、西敏司(Sidney W. Mintz)等人的经典文本为蓝本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该学派历史人类学研究侧重于将对于文化系统的理解加入历时性研究,以掌握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力与外在环境的互动特质。

三、族群边界和认同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人类学中的族群、边界和认同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及人类历史的发展密不可分,殖民时代的结束、民族解放运动和全球化进程赋予了族群有关定义和内涵更加多元化的视角。族群理论发展经过长时期积累和沉淀形成了包括国家社会,文化差异,婚姻家庭、政治结构、地域空间、经济发展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内容,主要体现了族群不断涵化、儒化的特征。因此理解族群理论中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实践的不同,可以进一步分析历史人类学研究的路径改变。

(一) 族群——殖民主义的人类学框架

引用古代文献中希腊人对“ethnos”、“genos”和“phylon”等族群的名词和用语的使用情况,以及对于自身的定义和描述,并以当代人类学的族群理论作为观察的参照尺度,指出古代希腊人认知族群和建构自身族群身份的视角和方式,认为古代希腊人的族群话语与后现代人类学情境主义族群理论具有相似之处。

此外,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族群的引用用来描述两个群体文化接触的结果或者小群体在社会中融合和扩张的现象等。族群(ethnic group)是西方人类学研究社会实体的一种范畴分类法。与民族或者种族相比,族群具有更加宽泛和灵活的定义,族群所涵盖的群体不单单以血缘或者亲缘宗族等缔结关系,而更包括了生物特性上具有自我延续性、文化价值上共同分享形成交流和互动的领域,并且群体之间具有认同和排斥其他成员的特性。

“族群”概念取代“部落”在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是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与殖民时代的结束相吻合,实际上反映了西方意识形态和人类学研究取向中的转型。

(二) 边界——文化差异替代

族群研究在人类学视域下往往被当作是对行为主体关乎自我群体“归置”的阐释,族群是人们自认为或者被认为属于某一社会组织或者群体,“主观”相信或认为他们是不同于别的群体的人们共同体,族群通过社会互动实现自己的形塑。

族群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人们的一种社会—文化“想象”,如安德森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族群是一种人们想象的文化造物,它基于互动过程中组织边界的扩张和维持,突显“自我”和“他者”的相似或不同。马克斯·韦伯认为:“族群是指某一群人‘主观’相信

或认为他们是不同于别的群体的一个群体。”他指出:“族群是建立在它的成员共享某种信仰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信仰一般是族群成员主观意识里关于来源于同一祖先的共同认同。”

20世纪60年代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强调:“族群并不必然与‘文化’有着对应关系,归根结底,族群是当事者本人归属与认同的范畴,这种范畴最重要的是社会边界的形成,而不是群体所附带的文化特质。”巴斯认为通过把族群视为“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将族群边界视为一种社会边界,可以把群体“边界”视为人们一种基于主观上的内部态度选择。

(三) 认同——共性与融合

人类学的族群研究突显人类整体论意义上的文化多样性的特征,笔者认为这可能跟全球化与现代性背景对学科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全球化是当代世界重要的事实和趋势,它关乎一种价值的判断,不同的视角和立场都对这股历史潮流和现象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总体上来看“现代性”从两个方面对地方传统社会造成了影响:

首先,它打破了传统地方社会的封闭隔离,地方需要应对来自外界的冲击并被卷入全球体系之中,地方化的实践与全球化的关系联结在一起;

其次,现代性将行为主体从传统地方社会中解放,个人行为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性和选择空间,身份与认同建构不再是前置和固化的模式,由此导致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和重塑。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民族学、人类学关于族群认同的理论取向已不再强调族群的客观识别,而更加注重其主观建构的选择实践,西方许多关于族群认同的研究和解释,在概念和理论上都受到了建构模式的影响和启发,在许多个案中对建构模式下的族群研究都有着不同程度地探讨和发展。

四、结论

族群理论的发展脉络离不开历史和人类学研究的融合。从族群概念的起源到现代化中全球化进程发展改变的族群认同理论,可以从中发现历史人类学研究发展路径。族群理论中的根基论、工具论随着历史背景的发展逐渐变为后结构主义的建构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研究途径成为反思族群与族性、本土化与全球化以及文明冲突等问题的重要方式。

参考文献:

- [1]徐晓旭.古代希腊人的族群话语[J].古代文明,2017,11(02):13-29+125.
- [2]雅各布·坦纳.历史人类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3]张小也.历史人类学:如何走得更远[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5(01):97-104.

作者简介:刘显波(1981—),男(彝),作曲与技术理论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教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音乐创作与民族音乐的教学和研究。郑波(1984—),女(汉),民族学博士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教师,讲师,主要从事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